美麗的電腦

舒　非

極少逛電腦商場，原因很簡單，沒有興趣，比起逛時裝店的癮差遠了。這回不得不去，要換一部新的電腦。香港的兩家電腦商場都在灣仔，老公忙，讓我自己先去看看。他說地鐵站旁邊那家比較好逛。於是破天荒自己逛電腦商場。

都是年輕人多，男性多，這都是意料中事。意料之外是香港目前仍未正式賣iPad，但是商場裡到處都在賣裝iPad的袋子、盒子等配件。各種款式顏色，琳琅滿目。預示另一電腦革命即將到來。好像一位主角未出場，但已經先聲奪人。事實一定如此，我只要想到將來人人用它來閱讀，不再需要紙本的書，就覺得翻天覆地。到那時，還需要書店嗎？圖書館會是怎樣的模樣？

我想一天到晚要見的電腦，總不能太醜，所以想找個美麗一點的。一路走過，看上去漂亮一些的，一問，都是蘋果電腦，不是我用的PC機。「蘋果」眞是漂亮很多：流線型，纖細，精緻，優雅，眞是美。難怪電影電視節目中的電腦，統統都是「蘋果」。我想起看過的動畫片《太空奇兵威E》，那個美麗的女機械人Eve，就是「蘋果」電腦的化身。輕巧，機智，靈敏，靜如處子，動如脫兔，好叫人歡喜。當然那部動畫片最動人的還是感情戲，講人類最普通的愛情，對美的追求，那麼平常，卻那麼動人，叫人難忘。

采蘋

每個年代的話題

雲家洛

笑語風雲

風華正茂的二十歲，朋友聚會，話題離不開男歡女愛，由追求到曖昧，由熱戀到失戀，月月上演，永遠談不完；情人戀事以外，尚懷着童心，膽敢空談理想，不會臉紅。

三十歲，歲月磨掉了棱角，提到「理想」二字，你會聽到旁人發笑。幸運的，爲談婚論嫁買樓或租樓而煩惱；形單影隻的，話題離開中女宅男，相親約會，要抓緊最後機會。

四十歲時，朋友分裂爲兩堆，一群永遠只談子女供書教學，上什麼幼稚園，參加什麼興趣班，小學選哪一間，傭人如何不濟；另一群無兒無女的，則慨嘆中年危機，名成利就，卻生活枯燥，話題包括外遇、離婚、包二奶及包二公。

再老一點，朋友碰面，話題則有胰腺癌、大腸癌、肝癌、乳癌、中風等等；較不嚇人的，總少不了糖尿病與高血壓。談起來，總有一位身體健康、天天運動的朋友最近暴斃，老友聚會，通常成爲健康研討會，探究養生之道。

眼前這位老朋友，才五十出頭，有天突然吐血，做檢查，發現腦有瘀血，心臟有問題。他立刻戒掉數十年的煙癮，本來每天喝咖啡，現在喝柑橘檸蜜，連心愛的世界杯，也放棄深宵追看。死亡的陰影臨近，一向滔滔不絕的他，有點內斂，欲言又止。人生最後的話題，也許是捨棄、別離，再沒有人會談得起勁。

家夢

姍　而

雅俗坊

少年時期個性獨立，不愛呆在家裡，有點時間就去鑽圖書館讀些八卦雜誌，又或是跑到家附近的中山紀念堂，名爲溫習，實際上是找個圓柱子一靠，做開了白日夢。現在不熟悉我的朋友也容易被我的外表欺騙，以爲我喜歡人多熱鬧、愛往外闖。實際上我現在成了個戀家的人，能不出門就堅決不出門，包括所有禮節性的應酬聚會。我寧可呆在家裡，百無聊賴地呆着，也覺得安心舒坦。

因爲戀家，就講究裝修擺設，多年來爲此花錢花心思花精力還花時間。有時爲找到一件看得上眼的飾物，香港廣州深圳的滿世界去淘寶。我既不愛打麻將，又不愛煲電話粥飛短流長，更不愛做些有目的的應酬，就珍愛自己的那點小愛好樂在其中吧。在家裡，不論躺在哪兒都看得出自己布置的那點用心，覺得愜意者不過如是也。

在城裡安家，不是人吵就是車鬧，加上空氣噪音燈光污染，簡直是劫難難逃。鄉下也難得找到一塊世外桃源般的樂土，空氣用水都已談不上潔淨，只是生活方式多少還算樸實，如治安好，網絡正常，大可在那裡大門不出二門不邁。上網就能了解那個紛亂而又無可奈何的世界，捍衛自己內心的獨立和平靜。想了好久，也只能是想。香港固然找不到這片土壤，內地城市周邊也找不到這樣的樂土。所以也就只能說說，在說中圓自己的家夢。

帽子

王　渝

紐約拾懷

我們住的這一帶，皇后大道是個大風穴，頭上的帽子來不及按住，就被吹到地上旋舞飛轉，我三腳兩步追上去，總算把它穩穩地踩住了。我撿起帽子，撣去灰，拉幾下，它就回復了原狀。這帽子眞好。這帽子是去年在台北郭珠買給我的，她說：「麻做的，適合你，可以摺疊放進皮包，不會丟掉了。」

郭珠眞是知我甚深。記得大學時，有一次我去她家給郭伯伯母拜年，她家客廳已經坐了不少客人。我待了一會就告辭了。到家不久一位女士找上門來，她說：「我從郭律師家拜完年出來，發現我的鞋子只剩下一隻，另外也有一隻不成雙的。郭小姐讓他們家車子送我來這裡，她說一定是王小姐穿錯了。」她還眞猜準了。

我的草帽和雨傘，用我媽的話說：它們一出門就姓「送」了。郭珠去年送的這帽子眞管用，到現在還姓王。

冬天的帽子，我倒是很多，它們都是呢的毛的或毛線織成的，都可以塞進皮包，不容易丟掉。我們住在蘇荷區（SOHO）時，一片牆上有許多釘子，我用來掛帽子，掛了好幾排，長長短短，像一幅抽象畫。我還不時變換它們的排列，朋友看了嘖嘖稱奇，我不免得意，稱之爲我的「情智版圖」。

為何不去學？

阿　濃

南牆集

日常生活技能，有難有易。難的不去學，情有可原。譬如人老了才學電腦，的確有一定的難度。譬如開車，雖然在外國生活不開車眞的十分不便，但有人開車時十分緊張，容易出事，只好放棄。至於容易的不去學，到需要時就感不便，那就太不值了。

吾兒的電腦技術比我好多了，可是不會中文輸入法，遇上有需要，還要請我替他打了傳給他。我不一定在家，兩地又有時差，其實不方便。中文輸入法有多種，像不用學便可以使用的手寫板，十分鐘便可學會的九方輸入法，難學但速度較快的倉頡輸入法，還有拼音和速成等等。只要決心去學，花少許時間便可掌握，再不用求人。

一位朋友會講英語和粵語，卻不會普通話。早年不覺有大不便，近年跟內地的生意往來多了，常後悔沒有去學。其實他現在要學也不遲，卻老說抽不出時間。這不便只能延續下去。

同樣是吾兒，王老五獨居，有很好的廚房，卻只會煮即食麵。十多年在外面餐廳早吃厭了。多次說要自己學烹飪，也有朋友願意教他一些基本功，煮幾味家常小菜，卻老是說沒時間推卻了。結果仍是天天上街吃，能怪誰呢？

未來城市

葉特生

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，一定是農村人口湧到城市，或者把農村改造成城市。中國經濟起飛，千千萬萬個城市如春筍般出現，高樓大廈拔地而起。城市工作機會多，小小的城市空間，哪容納得下哪麼多公路？於是塞車成了城市特有的現象。

愈大的城市，情況就愈嚴重。城市與城市之間，還好，鐵路和高速公路足以縮短距離。但一進入城區，就堵死在樽頸，入城之路何其漫長，眼看家門就在幾個街口以外，卻是咫尺天涯。建地鐵，高架橋和輕軌火車，只能暫時緩解。

由於挖隧道技術精良，成本降低，所以城市漸漸地底化，地鐵之外，未來的城市計劃，就是建造分層地下交通網：最下層高速列車軌道，中間城市物流通道，再上面是小型車道。至於地面，保留作綠地和花園，使烏煙瘴氣埋於九地之下。估計未來，每個城市都挖通了地底，一個城變成兩個城，從外州開高速公路來，一進城就轉入地下，可轉乘高速列車，或走小型車道，但地底車道還是會塞車。

今後城市的地面，高樓大廈之外，就是花園，只保留少數車道，主流車道將完全消失。在這夢想之前，要路面暢通，惟靠嚴格控制路面的使用權。有的規定單雙日使用，車牌字頭若是單數，只准單日開車。星期日不必上班，沒有上下班繁忙時間，則大家都可以開車。倫敦則收取「交通堵塞費」，在一些經常塞車的區域，收取額外使用費。當然，大力發展公共交通，加重交通違規罰款，使市民感嘆養車難，不敢買車，不如搭地鐵，也是個辦法。香港就是個例子。

生命特寫

有關陳有后

關　平

東風西風

從報章和互聯網上收到陳有后逝世的消息，報道主要介紹他是無線電視前藝員訓練班的導師，不少名演員如周潤發、汪明荃、萬梓良、林嶺東、杜琪峯等，都是他的得意門生。

傳媒報道當然從娛樂圈的角度出發，忽略了他非娛樂圈的一面。

我初來香港時住在牛頭角的平房區，在山頂的天主教庇護十二世小學唸下午班，陳有后是校長。小學生見了校長，當然走避，所以除了遠觀之外，未曾正式打過交道。惟一例外，是有一次隨家人乘巴士去參加宗教活動，在巴士總站排隊等車時，陳校長也來到，而且主動跟我父親打招呼，閒話幾句。我們都覺得奇怪：父親從來都不去學校，怎會認識校長？

後來還是父親自己揭開謎底，說在廣州和澳門唸培正中學時，熱衷話劇，是學校話劇團的台柱，而陳有后正好是他的話劇導師。如此算來，我倒應該尊稱他一聲「師公」了。

陳有后在前麗的電視和後來的無線電視演電視劇，並當戲劇導師，不過都只是兼職，正職還是小學校長。要到他從小學退了休，才較集中當無線電視的藝員訓練班導師，演出電視劇也較多。我還以爲他全面退休後去了加拿大跟子女住，原來卻是在香港去世的。

研究作家

黃子程

傳媒按摩

文如其人，因爲：一個人的文章，多少泄露一個人的性格、人生態度、愛好、思想看法等等……

當然，要掩飾，用文字來遮掩，不是不可以，但卻要苦心孤詣、刻苦經營，方能把自己的眞實遮蓋。一般作者，特別在報上的雜文作者，要製造一個假的自己，殊不容易。

學院中，什麼文字的寫作都可作學術研究，於是，一個學子走來跟我說：我想研究本土某才子的作品及其爲人。一聽，我便質疑：你認識這才子嗎？你讀了他所有的文章嗎？

好了不起的八十後！她說：我在報上，每天都讀他的專欄，由他第一天到今天的文章，都讀過了，並且都留下了剪報，這是二十年的記錄，我研究他的「其人其文」，自問資料充足……

眞了不起，我又怎能拒絕呢？好吧，這個作者，我也是熟悉的，我對他的作品，也一樣有留心、有閱讀，好吧，你就研究他好了。

讀書的樂趣乃在於此。用生活的東西，放進學術的研究空間，生命特別有了意義，就是怕一些學子，研究一些他們既不感興趣，也沒有心得的作家與作品，人云亦云，在網上抄來一大堆資料，聊作一個自己也不相信的結論。這樣的研究，不要也罷。